

獨行傳第七十一

後漢書八十一

唐章懷太子賢注

孔子曰與其不得中庸必也狂狷乎

庸常也中和可常行之道謂之中庸言若不

又云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

此是錄論語者因夫子之言而釋狂狷之人也

此蓋失於周全

之道而取諸偏至之端者也然則有所不為亦將有所必為者矣

既云進取亦將有所不取者矣如此性尚分流為否異適矣

人之好尚不同

或為或否各有所適

中世偏行一介之夫能成名立方者蓋亦眾也或志剛金

石而剋扞於強禦

謂劉茂衛福也

或意嚴冬霜而甘心於小諒

戴就陸續也

亦有結

朋協好幽明共心

范武張劭也

蹈義陵險死生等節

繆彤李善也

雖事非通圓良

其風軌有足懷者而情迹殊雜難為條品片辭特趣不足區別措

之則事或有遺

措置也

載之則貫序無統已其名體雖殊而操行俱絕

故總為獨行篇焉庶備諸闕文紀志漏脫云爾

譙玄字君黃巴郡閬中人也少好學能說易春秋仕於州郡成帝永始二年有日食之災乃詔舉敦樸遜讓有行義者各一人州舉

玄詣公車對策高第拜議郎帝始作期門數為微行前書武帝微行常與侍中常侍武騎

及待詔北地良家子能騎射者期諸殿門故有期門之號自此始也成帝微行亦然故言始也立趙飛燕為皇后后專寵懷忌皇

太子多橫天玄上書諫曰臣聞王者承天繼宗統極保業延祚莫

急脩嗣故易有幹蠱之義詩詠眾多之福易曰幹父之蠱注云蠱事也毛詩曰蠱斯后妃之德也后妃不

妒忌則子孫眾多也其詩曰蠱斯羽詵詵兮宜爾子孫振振兮今陛下聖嗣未立天下屬望而不惟社稷

之計專念微行之事愛幸用於所惑曲意留於非正竊聞後宮皇

子產而不育前書成帝宮人曹偉能及許美人皆生子趙昭儀皆令殺之臣聞之怛然痛心傷剝竊懷憂

國不忘須臾夫警衛不修則患生非常忽有醉酒狂夫分爭道路

既無尊嚴之儀豈識上下之別此為胡狄起於轂下而賊亂發於

左右也願陛下念天下之至重愛金玉之身切九女之施九女解見崔琦傳

存無窮之福天下幸甚時數有災異玄輒陳其變既不省納故久
稽郎官後遷太常丞呂弟服去職平帝元始元年日食又詔公卿
舉敦朴直言大鴻臚左咸舉玄詣公車對策復拜議郎遷中散大
夫四年選明達政事能班化風俗者八人時竝舉玄爲繡衣使者
前書御史大夫領繡衣直指出討
姦猾理大獄武帝所制不常置持節與太僕任暉等分行天下觀覽風俗

所至專行誅賞事未及終而王莽居攝玄於是縱使者車

縱捨也

變易

姓名間竄歸家

間私也

因已隱遁後公孫述僭號於蜀連聘不詣述乃

遣使者備禮徵之若玄不肯起便賜已毒藥太守乃自齎璽書至

玄廬曰君高節已著朝廷垂意誠不宜復辭自招凶禍玄仰天歎

曰唐堯大聖許由恥仕周武至德伯夷守餓彼獨何人我亦何人

保志全高死亦奚恨遂受毒藥玄子瑛泣血叩頭於太守曰方今

國家東有嚴敵兵師四出國用軍資或不常充足願奉家錢千萬

呂贖父死太守爲請述聽許之玄遂隱藏田野終述之世時兵戈累年莫能脩尚學業玄獨訓諸子勤習經書建武十一年卒明年天下平定玄弟慶呂狀詣闕自陳光武美之策詔本郡祠呂中牢敕所在還玄家錢時亦有犍爲費貽不肯仕述乃漆身爲厲陽狂呂避之退藏山數十餘年述破後仕至合浦太守瑛善說易呂授顯宗爲北宮衛士令

漢宮儀曰北宮衛士令一人秩六百石

李業字巨游廣漢梓潼人也少有志操介特習魯詩師博士許晃

元始中舉明經除爲郎

元始平帝年也

會王莽居攝業呂病去官杜門不應

州郡之命太守劉咸强召之業乃載病詣門咸怒出教曰賢者不避害譬猶穀弩射市薄命者先死聞業名稱故欲與之爲治而反託疾乎令詣獄養病欲殺之客有說咸曰趙殺鳴犢孔子臨河而逝

史記曰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河水洋洋乎正之不濟命也夫子貢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

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臣聞之也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竭澤而漁則蛟龍不
舍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避之而況乎臣哉乃還也

未聞求賢而脅已牢獄者也咸乃出之因舉方正王莽已業爲酒

士王莽時官酤酒故置酒士也病不之官遂隱藏山谷絕匿名迹終莽之世及公孫

述僭號素聞集賢徵之欲已爲博士業固疾不起數年述羞不致

之乃使大鴻臚尹融持毒酒奉詔命已劫業若起則受公侯之位

不起賜之已藥融譬旨曰方今天下分崩孰知是非而已區區之

身試於不測之淵乎朝廷貪慕名德曠官缺位于今七年四時珍

御不己忘君宜上奉知己下爲子孫身名俱全不亦優乎今數年

不起猜疑寇心凶禍立加非計之得者也業乃歎曰危國不八亂

國不居論語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親於其身爲不善者義所不從君子

見危授命論語曰親於其身爲不善者君子不何乃誘已高位重餌哉融見業

辭志不屈復曰宜呼室家計之業曰丈夫斷之於心久矣何妻子

之爲遂飲毒而死述聞業死大驚又恥有殺賢之名乃遣使弔祠
賻贈百匹業子暈逃辭不受蜀平光武下詔表其閭益部紀載其
高節圖畫形象初平帝時蜀郡王皓爲美陽令王嘉爲郎王莽篡
位竝棄官西歸及公孫述稱帝遣使徵皓嘉恐不至遂先繫其妻
子使者謂嘉曰速裝妻子可全對曰犬馬猶識主況於人乎王皓
先自刎已首付使者述怒遂誅皓家屬王嘉聞而歎曰後之哉乃
對使者伏劍而死是時犍爲任永君業同郡馮信竝好學博古公
孫述連徵命待已高位皆託青盲已避世難永妻淫於前匿情無
言見子入井忍而不救信侍婢亦對信姦通及聞述誅皆盥洗更
視曰世適平目卽清淫者自殺光武聞而徵之竝會病卒

劉茂字子衛太原晉陽人也少孤獨與母居家貧已筋力致養孝
行著於鄉里及長能習禮經教授常數百人哀帝時察孝廉再遷

五原屬國候遭母憂去官服竟後爲沮陽令

沮陽縣屬上谷郡故城在今嬀州東沮音阻

會王

莽篡位茂棄官避世弘農山中教授建武二年歸爲郡門下掾時

赤眉二十餘萬衆攻郡縣殺長吏及府掾史茂負太守孫福踰墻

藏空穴中得免其暮俱奔孟縣

今并州孟縣也

晝則逃隱夜求糧食積百餘

日賊去乃得歸府明年詔書求天下義士福言茂曰臣前爲赤眉

所攻吏民壞亂奔走趣山臣爲賊所圍命如絲髮賴茂負臣踰城

出保孟縣茂與弟觸冒兵刃緣山負食臣及妻子得度死命節義

尤高宜蒙表擢曰厲義士詔書卽徵茂拜議郎遷宗正丞

續漢書宗正丞二人

比干石也

後拜侍中卒官元初中鮮卑數百餘騎寇漁陽太守張顯率吏

士追出塞遙望虜營煙火急趣之兵馬掾嚴授慮有伏兵苦諫止

不聽顯臧令進授不獲已前戰伏兵發授身被十創歿於陣顯拔

刃追散兵不能制虜射中顯主簿衛福功曹徐咸遽起之顯遂墮

馬福呂身擁蔽虜并殺之朝廷愍授等節詔書褒歎厚加賞賜各

除子一人爲郎中永初二年劇賊畢豪等入平原界縣令劉雄將

吏士乘船追之至厭次河厭次縣之河也與賊合戰雄敗執雄呂矛刺之時

小吏所輔所姓也風俗通曰宋大夫之後也漢有所忠爲諫諍前叩頭求哀願呂身代雄豪等縱

雄而刺輔貫心洞背卽死東郡太守捕得豪等具呂狀上詔書追

傷之賜錢二十萬除父奉爲郎中

溫序字次房太原祁人也仕州從事建武二年騎都尉弓里戌弓里姓也

將兵平定北州到太原歷訪英俊大人問呂策謀成見序奇之上

疏薦焉於是徵爲侍御史遷武陵都尉病免官六年拜謁者遷護

羌校尉序行部至襄武爲隗囂別將苟宇所拘劫宇謂序曰子若

與我并威同力天下可圖也序曰受國重任分當效死義不貪生

苟背恩德宇等復曉譬之序素有氣力大怒叱宇等曰虜何敢迫

脅漢將因已節搃殺數人賊衆爭欲殺之宇止之曰此義士死節可賜已劔序受劔銜鬚於口顧左右曰旣爲賊所迫殺無令鬚汗土遂伏劔而死序主簿韓遵從事王忠持屍歸斂光武聞而憐之命忠送喪到洛陽賜城傍爲冢地賻穀千斛縑五百匹除三子爲郎中長子壽服竟爲鄒平侯相夢序告之曰久客思鄉里壽卽棄官上書乞骸骨歸葬帝許之乃反舊塋焉

序墓在今并州祁縣西北

彭脩字子陽會稽毘陵人也

毗陵今常州晉陵縣也吳地記曰本名延陵吳王諸樊封季札漢改曰毗陵

年十五時

父爲郡吏得休

休假也

與脩俱歸道爲盜所劫脩困迫乃拔佩刀前持

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邪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

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後仕郡爲功曹時西部都尉宰黽行

太守事

應劭漢官曰都尉奉官也本名郡尉掌佐太守典其武職秩比二千石孝宣時改名都尉

已微過收吳縣獄吏將殺之

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黽怒使收縛意欲案之掾史莫敢諫脩排

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鼂曰受教三日

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邪脩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

解見文苑

傳

朱雲攀毀欄檻

前書成帝時朱雲上書請以尚方斬馬劍斬張禹上欲殺之雲攀折殿檻西京雜記云攀折玉檻

自非賢君焉

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鼂遂原意罰貰獄吏罪後州辟從事時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郡言州請脩守吳令脩與太守俱出討賊賊望見車馬競交射之飛矢雨集脩障扞太守而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卽殺弩中脩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

索盧放字君陽

索盧姓也

東郡人也弓尚書教授千餘人初署郡門下

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就斬刑放前言曰今天下所已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已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誠不敢言但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天使功者

不如使過

若秦穆赦孟明而用之霸西戎

願已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

之由是顯名建武六年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已病乞身徙諫議

大夫數納忠言後已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與之見於

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

續漢書曰太子中庶

子秩六
百石

周嘉字惠文汝南安城人也高祖父燕宣帝時爲郡決曹掾太守

欲枉殺人燕諫不聽遂殺囚而黜燕囚家守闕稱冤詔遣覆考燕

見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著燕名府君但言時病而已出謂掾史

曰諸君被問悉當已罪推燕如有一言及於府君燕手劍相刃使

乃收燕繫獄屢被掠楚辭無屈撓當下蠶室乃歎曰我平王之後

正公玄孫

謝承書曰燕字少卿其先出自周平王之
後漢興紹嗣封爲正公長采於汝墳也

豈可已刀鋸之餘下見先

君遂不食而死燕有五子皆至刺史太守嘉仕郡爲主簿王莽末

羣賊八汝陽城嘉從太守無敵討賊敵爲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
圍繞數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敵已身扞之因呵賊曰卿曹皆人
隸也爲賊旣逆豈有還害其君者邪嘉請已死贖君命因仰天號
泣羣賊於是雨雨相視曰此孝也給其車馬遣送之後太守寇恂
舉爲孝廉拜尚書侍郎光武引見問已遭難之事嘉對曰太守被
傷命懸寇手臣實驚怯不能死難帝曰此長者也詔嘉尚公主嘉
稱病篤不肯當稍遷零陵太守視事七年卒零陵頌其遺愛吏民
爲立祠焉嘉從弟暢字伯持性仁慈爲河南尹永初二年夏旱久
禱無應暢因收葬洛城傍客死骸骨凡萬餘人應時澍雨歲乃豐
稔位至光祿勳

范式字巨卿山陽金鄉人也一名汜少游太學爲諸生與汝南張
劭爲友劭字元伯二人並告歸鄉里式謂元伯曰後二年當還將

過拜尊親見孺子焉

見其子也孺子稚子也

乃其剋期日後期方至元伯具白

母請設饌曰候之母曰二年之別千里結言爾何相信之審邪對

曰巨卿信士必不乖違母曰若然當爲爾醢酒至其日巨卿果到

升堂拜飲盡歡而別式仕爲郡功曹後元伯寢疾篤同郡郅君章

殷子徵晨夜省視之元伯臨盡歎曰恨不見吾死友子徵曰吾與

君章盡心於子是非死友復欲誰求元伯曰若二子者吾生友耳

山陽范巨卿所謂死友也尋而卒式忽夢見元伯玄冕垂纓屣履

而呼曰巨卿吾已某日死當曰爾時葬永歸黃泉子未我忘豈能

相及式恍然覺寤悲歎泣下具告太守請往奔喪太守雖心不信

而重違其情許之式便服朋友之服

儀禮喪服記曰朋友在它國袒免歸則已注云謂無親者爲之主喪服又曰朋友麻

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總之經帶

投其葬日馳往赴之式未及到而喪已發引既

至塋將窆

窆下棺也

而柩不肯進其母撫之曰元伯豈有望邪遂停柩移

時乃見有素車白馬號哭而來其母望之曰是必范巨卿也巨卿
既至叩喪言曰行矣元伯死生路異永從此辭會葬者千人咸爲
揮涕式因執紼而引柩於是乃前式遂留止冢次爲脩墳樹然後
乃去後到京師受業太學時諸生長沙陳平子亦同在學與式未
相見而平子被病將亡謂其妻曰吾聞山陽范巨卿烈士也可
託死吾歿後但曰屍埋巨卿戶前乃裂素爲書曰遺巨卿既終妻
從其言時式出行適還省書見瘞愴然感之向墳揖哭曰爲死友
乃營護平子妻兒身自送喪於臨湘未至四五里乃委素書於柩
上哭別而去其兄弟聞之尋求不復見長沙上計掾史到京師上
書表式行狀三府竝辟不應舉州茂才四遷荊州刺史友人南陽
孔嵩家貧親老乃變名姓傭爲新野縣阿里街卒阿里街名也式行部到
新野而縣選嵩爲導騎迎式導騎之騎式見而識之呼嵩把臂謂曰子非

孔仲山邪對之歎息語及平生曰昔與子俱曳長裾遊集帝學吾

蒙國恩致位牧伯而子懷道隱身處於卒伍不亦惜乎嵩曰侯嬴

長守於賤業

史記曰侯嬴年七十家貧爲大梁夷門卒魏公子聞之往請欲厚遺之不肯受曰臣修身潔行數十年終不以監門困故受公子財

晨門肆

志於抱關

解見張皓傳也

子欲居九夷不患其陋

論語曰孔子欲居九夷或曰陋如之何孔子曰君子居之何陋之有

者士之宜豈爲鄙哉式敕縣代嵩嵩已爲先備未竟不肯去嵩在

阿里正身厲行街中子弟皆服其訓化遂辟公府之京師道宿下

亭盜共竊其馬尋問知其嵩也乃相責讓曰孔仲山善士豈宜侵

盜乎於是送馬謝之嵩官至南海太守式後遷廬江太守有威名

卒于官

李善字次孫南陽清陽人本同縣李元蒼頭也建武中疫疾元家

相繼死沒唯孤兒續始生數旬而貲財千萬諸奴婢私共計議欲

謀殺續分其財產善深傷李氏而力不能制乃潛負續逃去隱山

陽瑕丘界中親自哺養乳爲生

音鍾乳汁也

推燥居溼備嘗艱勤續

雖在孩抱奉之不異長君有事輒長跪請白然後行之閭里感其

行皆相率修義續年十歲善與歸本縣修理舊業告奴婢於長吏

悉收殺之時鍾離意爲瑕丘令上書薦善行狀光武詔拜善及續

竝爲太子舍人善顯宗時辟公府已能理劇再遷日南太守從京

師之官道經清陽過李元冢未至一里乃脫朝服持鋤去草及拜

墓哭泣甚悲身自炊爨執鼎俎已修祭祀垂泣曰君夫人善在此

盡哀數日乃去到官已愛惠爲政懷來異俗遷九江太守未至道

病卒續至河間相

王恂字少林

純音

廣漢新都人也恂嘗詣京師於空舍中見一書

生疾困憊而視之書生謂恂曰我當到洛陽而被病命在須臾腰

下有金十斤願已相贈死後乞藏骸骨未及問姓名而絕恂卽懷